

朱子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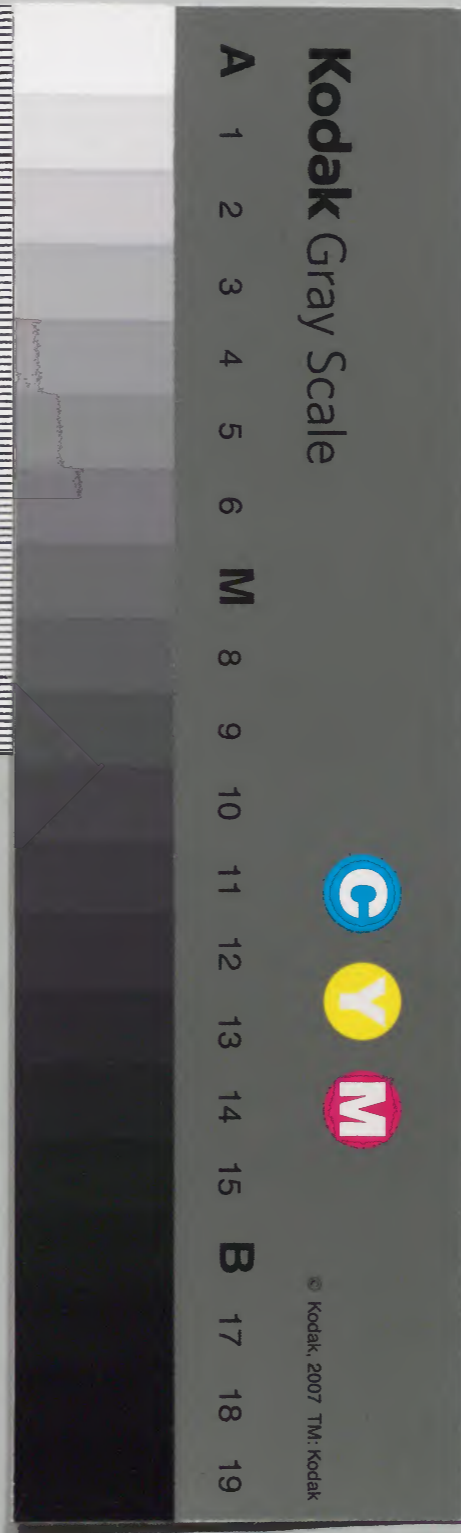
二三



			五	漢
			二	書
			五	門
四	八	〇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	五	漢	
函	二	書	
冊	四	五	
架	〇	五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5	
冊數	40 (2)		
函號	298	265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二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以下論存養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淺草文庫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

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養理心。重於物欲。如秤。命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閒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是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

討平日涵養幾時得。

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
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裁只如種
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
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
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
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
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
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
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
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
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
處了。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
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

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
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
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
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
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道理。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
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日時清。若不存得
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
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
便濁了。

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
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
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
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
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
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
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

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閒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揆著那天然恰好處。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之功始得。

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閒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

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自浮沈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握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

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

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卽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

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閒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

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惟有一心是主。要常常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

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豪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

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
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
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
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
不待商量。睹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
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
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
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
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
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
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
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旣行後。自家
却賴他以行。

子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
收放只在自家。俄頃瞬息閒耳。

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才高須著實用功。少閒許多才。都爲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功收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爲害愈大。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爲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此主一無適之義。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

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以上語類五十五條

問。誨諭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閒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會存息。不會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閒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

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曰。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答呂子約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陳庸仲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

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

答胡季隨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

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答項平父

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閒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

接續。打成一片耳。

答方賓王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程子言

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

已發。然後用功也。

答或人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豪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

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孟子指齊土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

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胡子知言疑義

問孝。述覺得閒。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粗細緩急。血脈流行。閒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曰。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

功效也。

答李孝述

問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閒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閒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

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曰：是是。但說

太多了。答李孝述

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

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

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

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

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答彭子壽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

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

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

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答林擇之。以上文集十

二條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

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以下論持敬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

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

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

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汎汎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

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上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閒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抬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

敬。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是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

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

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

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

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巳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

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

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

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

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

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

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

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

敬字。前輩都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

一月之效。因問或問中程子謝尹所說敬處。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

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到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翫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

朱子全書卷二
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
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書也禮也亦都說
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改頭換面要之。只是箇敬。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
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
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
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

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
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
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
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閒體認
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
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
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
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

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爲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黻纒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黻纒。非謂

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莫有時而不知。拜伏

有時而不能起也。

以上語類三十一條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

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答胡廣仲

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

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答程允夫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工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某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

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閒斷而不周也。愚意竊

朱子全書卷一
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答何叔京

示諭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閒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去外。則是自爲閒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答何叔京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

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答林擇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

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答廖子晦來諭謂敬之為言。所以各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

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答潘叔度

所論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答潘叔度
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

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繫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捨。然既有繫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繫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

答呂子約

問程子云。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云。有主於內。則虛。不知直內。還只是虛其內耶。曰。敬則無委曲。

故直。直則無繫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為虛其內也。答林
子玉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為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為致知之由。敬為力行之準。則其工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

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為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

世窮年而無所獲矣。答程
正思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答周
舜弼來諭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答
董

重叔

胡季隨問學者問某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
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
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某答曰。
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
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
既退。則旁證亦除矣。曰。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
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
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

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
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病
矣。答胡季隨

所說持敬工夫。恐亦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
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
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
坐。然後爲持敬哉。答李守約

問敬齋箴云。須臾有閒。豪釐有差。曰。須臾之閒。以時
言。豪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事也。答李

約守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服。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答符舜功

問某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

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得做工夫。只了得

安排杜撰也。答熊夢兆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答鄭子上

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為善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

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

答李次張

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答徐居甫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

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程子

養觀說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

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

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

也。答何叔京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答張敬夫

身心內外。初無閒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

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豪之隙。一息之停哉。答楊子直

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

答方耕道○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以下論靜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爲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臨事時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

今隨事怱怱。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

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動。動靜相

涵。

應物。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我

應之。爾。物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語。

若以為虛靜。則恐人釋老去。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

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

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

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

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

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已

死。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

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
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
愈明靜矣。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
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
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
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

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其
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
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
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
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
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
要處。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

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閒。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

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久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人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

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

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為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以上

語類二
十七條

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

靜慮方始見得。

答呂子約

善守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

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

也。更望虚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

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答徐彥章

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

以此為主一之法。如何。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

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

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

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

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張

元德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

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

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

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

作活計也。

答吳伯豐

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

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

爾。答潘謙之。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

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

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

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

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答孫敬夫。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

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

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何叔京。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

一向如此。又不得也。答梁文叔。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

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

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

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

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

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

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

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某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

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中疑當作正為重。以義配仁。則仁仁疑當作義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

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中疑當作正為重。以義配仁。則仁仁疑當作義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

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張欽夫。以上文集九條。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以下論省察

問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

朱子集書卷三
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

外透徹。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閉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把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惟思爲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

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以上語類十六條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

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答余正叔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憤雜擾。故又欲就此

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答余正叔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

向裏工夫。答寶文卿

示諭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

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佳。答董叔重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答任伯起
誠敬寡欲。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

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

見耳。

答任伯起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

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

知覺。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

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答廖子晦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

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

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

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度周卿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

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

答傅誠子

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

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

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

察。

答胡季隨

問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

不亦晚乎。曰。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

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

答胡季隨。以上文集十一條。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以下論知行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

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專要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卽窮理之事也。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閒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

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

王德脩相見。先生問德脩。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脩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工夫。德脩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脩曰。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問是非本吾心之固有。而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

若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纔明彼。卽曉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所以說先聖後聖。其揆則一下。又說道若合符節。如何得恁地。只緣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應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這裏。看甚麼物事來。長底短底。小底大底。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釐。世上許多要說道理。各家理會得

是非分明。少閒事迹。雖不一一相合。於道理却無差錯。一齊都得如此。豈不甚好。這箇便是真同。只如今諸公都不識所謂真同。各家只理會得半截。便道是了。做事都不敢盡。且只消做四五分。這邊也不說那邊不是。那邊也不說這邊不是。且得人情不相惡。且得相和同。這如何會好。此乃所以爲不同。只是要得各家道理分明。也不是易。須是常常檢點。事事物物。要分別教十分分明。是非之間。有些子鶻突也不得。只管會恁地。這道理自然分

明。分別愈精。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數聖人出治天下。是多多少少事。到末後相傳之要。却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閒時不會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

看得道理熟。見世閒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亦必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

覺所爲多有可寒心處。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今學者多端。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著身。只把做言語用了。又有要去切已做工夫。却硬理會。不甚進者。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閒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爲自家身已設。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

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
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豪爲人之心。便
不是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
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
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
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

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刀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
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
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
兩邊去。

才卿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已
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旣成。便只
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間。義
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
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

多。占得過這下求。縱錯亦少。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
 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
 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
 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
 成。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
 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
 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

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
 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
 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
 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
 理。以淑人心。使世閒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
 之不舉耶。以上語類
二十二條

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
 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
 藁讀之。則凡某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

其曲折之閒。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

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淺而行。及至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不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



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

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

侯子所關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

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眾理者。

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

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

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

詳諭之。答吳晦叔

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

對五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片不

可說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為貴。而不專於誦

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

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

正矣。答顏子堅

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

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

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

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

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答王
子充

問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

與行不可偏廢。而此條之意。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汎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

答潘
子善

所論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進脩節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某之所

聞以爲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閒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翫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握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始論其大槩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豪釐委曲之閒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

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故復陳之。答江元適

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復齋記

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托。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答或人

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

先子全集卷三
三
不志於學。則汎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某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攷者然也。答汪太初

所諭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諭。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工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

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答呂伯恭為學之初。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與陳丞相別紙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太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

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

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

答盧提翰。以上文集十一條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

以下論致知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人如何不博學得。若不博學。說道脩身行己也。猛撞做不得。大學誠意。只是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及說到脩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

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脩身。氣質純底。將來只便成一箇無見識底。人若是意思高廣底。將來過不下。便都顛了。如劉淳叟之徒。六經說學字。自傳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先生至此。諷誦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曰。這數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學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脩。而今不去講學。要脩身。身如何地脩。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

有進。卽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

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會頑。然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

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閒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工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

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爲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做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產。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閒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

便不得。元不會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要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

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

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著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常常如此。少閒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

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又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辭達而已矣。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或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著實之謂。向自家

體分上求。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閒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

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悞。

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卽事卽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

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見得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垛。

上志在梁上。少閒都射在別處去了。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這箇物事密。分豪閒便相爭。如不會下工夫。一時去旋揣摸他。只是疎闊。真箇下工夫見得底人。說出來。自是膠粘。旋揣摸得是。亦何補。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

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抉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伊川嘗言虎傷者。曾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爲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爲真知。以上語類三十條

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答曾光祖

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之。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為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豪之不

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為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鹵莽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答姜叔權

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

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答汪易直

問四端五典者。窮理之本。曰恐當云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要。大凡盡此而可以推及其餘者。本也。一事而有首尾之名也。了此而可以次及其餘者。要也。衆事而有緩急之名也。答或人

示諭日用之間。或有所疑而未必不善者。此固見善

不明之過。當汲汲於窮理。然所可懼者。則恐實有可疑而不知以爲疑耳。此則尤當講究體察也。答吳

深父

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

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答楊子順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林德久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感。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閒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答王近思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答或人

問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

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也。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

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答程允夫。以
上文集十條

問所

文化
甲戌

卷之三

三

